

地狱天堂

王大进

著

金钱与欲望、卑劣和高尚、光明与黑暗，在这部《地狱天堂》中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。作者以一个在社会转型期得以发了“横财”的家庭为切入点，深刻地剖析了人性中的善与恶、美与丑。主人公金德旺原来只是一个农民，在一心暴富的心态下，不择手段，以牺牲集体和他人利益为最大追求，甚至连儿女情爱也都成为利益的筹码。在利益中，迷失了自我，人性完全被扭曲。最后，一个昔日红红火火的家庭，结果却落得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。地狱与天堂从来界限分明。金德旺想带领一家进入“天堂”生活。可是，事实上他却深坠地狱而万劫不复。作品语言流畅，叙述从容，厚重老道。关注现实，关注底层，体现了作家一贯的批判热情，不失为又一部贴近生活的力作。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地狱天堂

王大进

著

以一个在社会转型期得以发了“横财”的家庭为切入点，深刻剖析了人性中的善与恶、人利益为最大追求，甚至连儿女情爱也都成为利益的筹码。在利益的驱使下，迷失了自我，人性完“天堂”生活。可是，事实上他却深坠地狱而万劫不复。这是一部贴近生活的力作。作者一贯的批判热情，不失为又一部贴近生活的力作。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地狱天堂 / 王大进著. —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05

ISBN 7-5306-4193-X

I. 地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25082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9.75 插页 2 字数 219 千字

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— 8000 册 定价: 18.00 元

上 卷

第一章

1 这天正是小雪,金德旺回到了黑槐峪。他到县里去了,在县里开了三天的个体劳动者表彰大会。往年都是老于,今年镇上有意轮给了他。受表彰的有好几十位,县上的领导亲自授奖。县里的电台、电视台都照了相,摄了影,报社的记者也搞了文字。电视台的摄像灯像明晃晃热辣辣的小太阳,把金德旺的眼睛都照花了。

场面很大,又是戴花,又是握手,大红证书上的金字亮灿灿的。

风光得很。

他这是花钱买荣誉。

然而,他觉得,这是值得的。用老于过去的话说,这是政治资本,拿钱也不一定买得来的。金德旺仔细琢磨,觉得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。老于不傻。如果不合算,老于是不会连续几年接受的。今年也许是领导特地照顾他,才把这个名额给他的。

虽然花了钱,但还是应该感激领导的,他想。

会议一结束,金德旺就火急火燎地往回赶。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,才到了镇上。

在镇上小车站,他看见了民政助理老王推了一辆熄了火的电驴子。这里的人喜欢沿用很老的叫法,把摩托称为“电驴子”。因为这个地方驴子很多,山沟里的人家把驴子当成主要的干活儿工具。摩托比驴子跑得快,还能驮东西,而且不用吃草喂料,所以就叫电驴子。

“电”是代表先进的意思。

黑槐峪这地方，真正用上电，也就是五六年前的事情，而且，到目前为止，也就是镇上和附近的一些村里，远一些的地方，还不能通电。

老王也五十多岁了，一脸的落魄相。在镇政府，虽然他也吃着皇粮，算是国家干部，可要说他是官，手上却是什么权力都没有。老婆在农村，有三个子女，也都没有工作。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。因此，他对现实是非常的不满，平时就爱发个牢骚，有了机会，就会向别人讨吃讨要。他在民政上，管不到金德旺窑矿上的事，但他仍然隔三差五地会去找他。金德旺就会让人给他几包烟，或是一两瓶酒。有了饭局，他要撞个正着，也会带上他，把他弄得乐颠颠的。金德旺的大儿子金建军每次看到老王，就说：这家伙真是烦，像条到处找屎吃的狗！金德旺就说：算了算了，和气生财。这种人，不要和他一般见识。说起来，也挺可怜的。书记镇长们年年有人送礼上门，他却只有四处讨好，还要看人脸色。

“老金啊，马上就年底了，窑上有什么动作啊？”老王扯着嗓门打招呼。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军大衣，推着车，摩托上全是泥巴和煤渣。

“年年是一样的，发鱼。到时我让人送几条给你。”金德旺说。心里想：现在离过年还有一大截呢。

老王的脸上就乐开了花，说：“你看你就是这样客气，真是过意不去啊！但是送鱼好啊，祝你年年大发啊！”

“没事的，小意思嘛。”金德旺说。

雪是越下越大了。往年是人冬就下雪，今年是赶巧了，正好在小雪节气这天下雪。从县里回来的半路上，雪花就开始飘了，而且越飘越大。金德旺在小站的附近，叫上了一辆拉客的小三轮，吩咐径直开到窑矿上。到年根儿了，矿上事多。一部分工人要发工钱了，一部分工人要提前回家。另外，矿窑上还要安排一

部分人生产的。一到年终,矿上乱乱的。还要防止一部分工人偷拿矿窑上的东西。每年矿上总要丢东西,什么都丢。大到电机、水泵、钻枪,小到通风扇、锤子、铁钉,甚至连木板都要偷。逮着了,也没有办法。最多只是教训一通,扣点钱。矿窑上还是要用人,继续干。

从镇上到窑上,有十多里的路。

到矿上的时候,天已经黑透了。

矿上有灯。

很少的灯光,昏黄的。雪已经慢慢停了,虽然有一阵子下得很大,把金德旺的肩膀都下白了。地上也是浅浅的一层白,但不久就融化了。现在这种时候,雪还积不住。然而进入大雪节气就不一样了,那时候满山遍野都是雪,一直要到来年的人春才会全部融化掉。

金德旺先是进了自己的办公室,空荡荡的,只有两三张简易的办公桌,一部电话。靠墙放着一张长排条椅(上面放着两张过期的报纸,大概是谁看过了随手放的)。墙上贴了两条关于安全生产的标语(那是专门贴给上面检查的人看的)。一个小柜子,里面放着镇上发来的一些材料。地上全是烟屁股。

食堂棚里漆黑的,马小娥大概已经走了。马小娥是在食堂里做饭的。大概她又回村里去了。她身边有个孩子,五岁,男孩,常来回接送的,或在她这边,或送到孩子的奶奶家,甚至是姥姥家。

金德旺就又来到了值班室,看到里面有好几个人,围坐在一起喝酒呢。看到他进去,他们都有些惊讶,惊讶中有些紧张。二槐带头站了起来,今天是他值班。他的脸红红的,也不知是酒已经上头了,还是因为紧张。“呃……啊、嗯,矿长……还没吃饭吧?”他努力地笑着。金德旺挥挥手,示意他们坐下只管喝道:

“我过来看看。”但二槐却并没有坐下去，继续站着说：“没事的。今天一天挺好的。一天金建军一直在的。西山的那批煤拉走了，今天好像也把货款结清了。井底下也挺正常的，没事。”

“明天早晨谁的班？”金德旺问。

“是周大柱。”二槐说。

金德旺“噢”了一声，然后转身出了门。他在窑区里又转了一大圈。刚转过三号井口，二槐追上了他，递给他一只电筒，讨好地说：“没事的，您放心吧。挺好的。”

“好的。”金德旺说，“值班的时候清醒点儿。”

“放心吧放心吧，”二槐巴结地说，“我们定时巡查的。”

金德旺又“噢”了一声，转身四处看了一下。一切好像都很正常，没有任何不妥，他这才放心地决定往回走。

整个大山里一片黑漆漆的。

虽然有着手电，但他走在山路上还是有些高一脚低一脚的。

他往山下村子里走。

村里就在山下，不远的地方。

金德旺养成习惯了，不管在外面待多久，无论回来有多晚，他第一件事就要到窑上去转一转。窑上事多，要就没事，要出事就是大事，所以他一刻也不敢马虎。很多时候，他都是吃住在窑上。

平时在窑上，大儿子是他的主要帮手。大儿子金建军是四年前结的婚，娶的是西坡地人家的女儿。媳妇长得不错，刚嫁过来的时候是一朵花。

是花就会招蜂引蝶。媳妇刘璐璐也不能例外。金德旺也说不清发生了那件事后，到底是好还是坏。当时儿子要打媳妇，是他拦住了他。他有他的算计，在这个家里，真正说话算数的就是

金德旺。一切都是由他来拍板做主，当家。

金德旺有四个子女，除了大儿子金建军结婚成家外，底下是个女儿，叫金巧云。金巧云长成大姑娘了，也快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，但现在还没有定下来。来上门提亲的人不算少。但金德旺不想那么急，他要认真地选择掂量一下。二儿子叫金建设。小儿子叫金建明，去年刚刚考上了大学。

在四个子女中，无疑，金德旺最喜欢这个小儿子了。大儿子金建军长得最像他了，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，二儿子也像。女儿金巧云呢，有些像他，又有些像她妈妈。只有这个小儿子金建明，长得白白净净的，眉清目秀，真正的学生模样。谁也说不清他长得到底像谁。也许，他天生就是一个优秀的人才啊！

金德旺满心欢喜。

儿子是他的骄傲。

像所有的人一样，金德旺对文化总是充满了向往。他自己文化不高，而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因为当时家里的客观情况制约，而不能尽兴地读书。大儿子是读到了初中二年级，没毕业；二儿子正好是初中毕业；女儿金巧云是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。只有这个小儿子，成绩一直不错，从小学到中学，从中学到高中，然后又从高中考上了大学。

虽然只是一个二本，但是，这足以让金德旺自豪了。

无比的自豪。

不管怎么说，他是一个大学生，是这个黑槐峪少数几个大学生之一。有了这个儿子，让他金德旺感觉可以和那些干部们平起平坐了。自己虽然没有太多的文化，但儿子有文化；自己虽然不是国家干部，但儿子却是可以成为国家干部。尤其是，另外的几个窑主，没有一个子女能考进大学的。光这一点，他们赚再多的钱，本事再大，也不如他金德旺。

他金德旺才叫真正的后继有人。

一个大学生，顶他一百万。不，这远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。是这个儿子，让他在他们面前感到了腰杆的硬朗。

一想起这个有出息的小儿子，金德旺的心里就感到格外的欣慰。

路上到处都是乱石和矸石，金德旺在电筒的光线下走得磕磕碰碰。夜真是特别的黑，黑得自己就像个瞎子。不知是什么时候，雪好像又飘了起来。风也大了，刮得嗖嗖的。金德旺在漆黑中，忽然感到一种异样。他似乎还听到了一种特别的声音，感觉危险就在自己的身后，或在不远处。突然，不知从哪窜出来一只什么东西，撞在他的腿上，把他吓了一跳。是什么东西？兔子？这样冷的天气，不可能会有兔子。要不就是野狗。然而刚才那一击，力量和体积又都不像是野狗。

疑惑增加了他的恐惧。他不时地用手电往身后照一照，灰白的光柱笔直地把黑夜切开，但光柱所照之处，除了路面和野草以及空无一物的空间，没有任何的异样。没有见到异常并不代表就没有异常，也许危险就像一只怪兽潜伏在你所不知道的某处，当你没有意识的时候，猛地扑过来，一口咬断你的喉管。事实上这种危险意识并不是完全虚幻的，这些年这一带经常出事。窑上是一年比一年乱，打架抢劫甚至出了人命的也不在少。

金德旺一直小心着。不管你在何处，你永远在明处，而别人则是在暗处。明处的人忙碌着，而暗处的人却一直在想着如何算计着呢。虽然他金德旺处处小心，为人谨慎，但事实上任何人都可能是你的仇家。只要你窑还在生产，别人就会眼红你、算计你。而且，在实际生活中，你根本不可能不得罪人。一旦人家抓住机会，就可能往死里整你。

所以，走这样的夜路，心防别人的黑棍，并不多余。而且，你越是有钱，事实上危险也就越大。几年前，那个老赵实际上就是死得不明不白，很是蹊跷。因此，一个人，尤其是在一个比较贫困的地方的有钱人，一定要懂得隐藏，懂得收敛。

一路上，金德旺边走边想。直到手电的光柱中出现了村口的那棵老榆树的影子，才稍稍松了一口气。

2 一个特别晴好的天气。

天气的变化是真大，正像俗话说的，“人心昼夜转，天变一时间”。

金德旺一觉醒来，感觉精神特别的好。

他早早就醒了。

事实上他刚起来的时候，天还有些阴。村子里静静的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远处的一些山上飘着乌黑的云。他起来以后，扫着自家院子。就在他扫院子的时候，老太婆起来了，去了灶房烧饭。慢慢地，村里都有了动静，猪儿叫了，驴子吼了，狗也吠了。而鸡圈里的鸡也开始骚动起来。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，开始笼罩上了一层浅灰色的炊烟。那些炊烟在暗黑色的屋顶上浮着，并不马上散去。于是，整个村里都弥漫着烟火味儿。那种烟火味儿，是只有潮湿的柴火燃烧时所独有的。

金德旺家是个四间房的老屋子，盖起来有十几年了，如今看上去已经有些旧了。在村里的民宅中，非常的不起眼，完全和邻居们的那些房屋混杂在一起，一片灰暗。金德旺不张扬。他不想张扬。

阳光是突然绽出来的。先是在远处的山头上，露出一点亮，很小的一点。当时整个山头和天空是连一起的，都是灰沉沉的一片。然后那种灰色慢慢地褪去，显出一些山脉的深黑，而在深

黑中,又透着一点深蓝。那点儿亮一点点明显,一点点尖锐起来。猛地,那种亮色一下扩大了,把整个东方撕开了一条大口子,——厚厚的云层裂了一道缝隙,金色的刺目的阳光就像炼钢炉中的滚烫的钢水泻溢了出来。

所有的云朵都被烫红了,而云边则像被烫伤了,烧成了金色。灼亮的阳光就像一条巨大的破冰船,把那些云层,像冰块一样地撞开。云层和阴霾开始褪去。远处的山也开始有了明显的轮廓。高低远近。高山顶是亮,越往下越暗;低一些的山却还在高山的阴影里。远处的山是朦胧的,土黄色;近处的山是清晰的,深蓝色。

也许只有半支烟的工夫,天完全地晴了。偌大的一片天空,居然一丝云都没有了。就像一个魔术师,眨眼之间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没了。空荡荡的蓝,一望无际的蓝。无边无际的天空下,群山也逐渐露出了全部的面目。很多山上光秃秃的,显出一种褐黄,只有在山阴处,才有一些黑森森的树木。

金德旺在自家的院门口,可以看到远处的那些小煤窑。

小煤窑一刻不停地在生产。

忙得很。

忙了好,他想,忙的就是钱啊。

以后,只怕是更忙了,他想。因为,他已经把二儿子送走了,送到了城里。人手更紧了。

反正是指望不上他的,还是走了好。

金德旺舒了一口气。

转回院内,他看到他的老父亲也起来了。昨天晚上他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,父亲还没睡。他听到了他的咳嗽声,但他没有过去打招呼。老父亲已经八十多岁了,这个冬天里身体一直不舒服。年纪大了,风烛残年。

他在不停地咳嗽。

“咳嗽还没好？”金德旺大声问。

老父亲又是一阵咳嗽，喘息着说：“——呃，呃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药也、也吃了，就是不见好。”

“回头让巧云给你再去买点药。”金德旺说。

“什么？水喝了。”老父亲说。

“我是说，回头让巧云给你再去买点药。”金德旺又大声说。

“没大事的，不碍。”

“有病就要治。你不要拖。”金德旺又说。

老父亲就没有再吭声。

也许，他是没有再听见。

人一老，就很可怜了，金德旺想。老父亲现在说话都很吃力。甚至，连喘气都费劲了。说不定，哪天说走就走掉了。

大儿子这时候也起来了（其实他是后半夜才回来），但还睡意蒙眬。“窑上都还好吧？”他问。“还好，扈四已经把账结清了，三号井好像有点儿渗水。”儿子说。“好吧，快吃早饭。”金德旺有些风风火火地说。是的，他还是要一早就到窑上去。只有在窑上坐下来，他的心才能塌实。

他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
大儿子有件事情没有说，那就是有一个叫郑三的人，又来窑上讨工钱了。

3 如果从高处鸟瞰，可以看到整个黑槐峪，到处是被开挖的小窑井。

零散，但又密集。

大大小小，一共有几十座之多。

但是，这些窑主中，真正称得上人物的，一共有三个人，周

镇上的老于 还有就是沙坝村他金德旺了。每一
都得有一定的能耐。一是官方色彩,一是要有地方
有, 景,根本就不可能形成气候。

他们三个,老于是最早开采小煤窑的。最早开采小煤窑的
当时除了老于,还有一个人姓赵。姓赵的三年前就死了。很惨,
三个儿子两个残废,还有一个开车出事翻到山沟里
去了。老赵当时的小煤窑是镇上的,由他承包了。按照协议,和
镇上三七分成。自他承包后,小煤窑里的煤就源源不断地向
外流淌。那流淌的哪是黑色的煤啊,分明就是亮灿灿的金子。用
老百姓的话来说,叫“日进斗金”,一点儿也不为过。

然而,钱终于酿成了大祸。

老赵死了,是死在坑道里。

事实上,窑主是根本不可能下井的。他是死在一个废弃的
井里。好多天才被人发现。他家里的人以为他出去了。等到扒
开已经被炸塌的坑道,发现他已经有些腐烂了。

没有任何线索。

死了也就死了,成了一件悬案。

出事以后,就是周宗澄出来干了。老周家有兄弟五个,
老周是他们兄弟中的老二(前面的老大是个残废),说话掷地有
声,算是真正的掌门人。而他的每个兄弟又都各繁衍了四五个
子女。那些男丁,一个个都是如狼似虎。说起打架来,这方圆几
十里,没有谁家可以和他们抗衡的。

真正干得好的,是老于。

老于是个人物。老于虽然也是本乡本土出生的人,但是他
教过书,当过兵,然后在县里干过,在一个公司里当过什么科
长。见多识广,人也精明世故,不管在什么场子上,都能吃得开。

也许老于是在城里干腻了,瞅准了机会,突然就辞职不干

了,乡后就近有了村里,再一个乡后就近有了县里,他就住进县(不是乡)、县里,甚至行政专署里,并置火想,都有办法。因此这样说,在这百十里的方圆内,没有他打不赢的仗,打不赢的仗就是小事。

与老于相比,金德旺就没有这样的能耐了。但他自有绝路,蛇有蛇道。金德旺先是从小打小闹开始,慢慢地就越做越大了。可以说,他是钻着空子发展起来的。当时,他做的时候,老于和周家谁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。是的,真正的肥肉都被他们吞在了嘴里,他做的小煤窑只是他们大口吞食肥肉时滴下来的油。可是,这些油却越积越多,越积越大。开始时谁也没有介意,等介意的时候金德旺已经做得很有规模了。

有了规模以后,你要想把他灭掉,就非常困难了。

人家当然也想灭他。因为,谁愿意让他舀油呢?客观上,蛋糕就那么大。你多吃,就意味着别人少吃。

但是,金德旺掌握着一点,非常重要的一点,——有明显利益的地方,不和他们争。他也知道,他就算是争也明显不是他们任何一个的对手。到头来,倒霉的只会是他。所以,他不争。

他看他们争。

两股势力在那较量。

龙争虎斗。

一般来说,于家总是占着上风。事情很明显,因为镇里、县里都支持他,公安、法院也支持他。镇里的领导在他的窑上都有股份。老于的利益受到损害,实际上就是损害领导的利益。但是,老于也是一个聪明人,他总是在关键的时候让周家半招。一是这里面的利益关系复杂,另外,他还知道,要是把对方逼急了,难免互伤筋骨。

他不想把周家的那帮豺狼似的壮丁们惹火了。

金德旺就在他们的明争暗斗里,悄悄地发展。他和他们是井水不犯河水,各自发展各的事业。他谁都不伤,对谁都客客气气,礼让三分,尤其是对老周家的那帮哥们弟兄。同时,他也和乡里的领导们搞好关系,逢年过节,都会按照职位的大小,奉上份额不等的红包。

他是一个懂得规矩的人。

这就是大家对他一致的评价。

懂得规矩很重要。

没有人清楚金德旺究竟有多少钱。金德旺是个沉得住气的人。他心里有数,算盘打得比谁都精。他从不摆谱、露富。在窑上,他的穿着几乎就和那些挖煤的一样。他心里早就谋算好了,等到一定的时候,他就撤!在繁荣的表面,他看到了危险。这里的窑上年年出事,几乎没有一年不死人的。透水、坍塌、瓦斯爆炸。而小事故,那简直每天都有可能发生的。

死人已经不稀奇了,只要不是特大伤亡,这里的窑主们基本上还都能摆平。无非就是花钱,安抚死者的家属。从几千到上万,不等。死者是外地的,一般都还好办。最头疼的就是当地的工人,闹起来没完没了。所以一般来说,窑上雇用的大多是外地工。当然,也有外地工死亡不好处理,亡者家属寻衅闹事的。这时候就需要当地政府帮助了,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,事情就会变得不可收拾。需要他们在里面做工作,威胁利诱,各种手段都得用。

尤其,要同派出所搞好关系。

前面的一个所长姓徐,和金德旺的关系不错。然而,后来退休了。现在的所长是三年前来的,姓石,名新华。

石所长很年轻,只有三十岁出头。

刚调来那会儿,石所长经常往这边跑,了解一些情况。也许